

# 冠英说诗

余冠英 著

江山佳氣多窮盡  
新史會有新盛唐

傳  
金

碎金文丛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ESTD 1897

碎金文丛

# 冠英说诗

余冠英 著

侯明 编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冠英说诗/余冠英著;侯明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碎金文丛)

ISBN 978-7-100-10685-6

I. ①冠… II. ①余…②侯… III. ①古典诗歌—诗  
词研究—中国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341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碎金文丛

冠英说诗

余冠英 著

侯明 编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685-6

---

2014年10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32

201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6 1/2 插页 2

定价: 28.00 元



余冠英

## 出版说明

学问一事，见微而知著，虽片言鳞爪，却浑然一体。及今观之，札记、书信、日记等传统书写方式，更是散发出无定向、碎片化的后现代气息。钱锺书先生便将自己的读书笔记题为“碎金”，凸显其特殊的价值。

文丛取名“碎金”，意在辑零碎而显真知，并与“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相映衬。丛书所录，非为诸名家正襟危坐写就的学术著作，而是其随性挥洒或点滴积累的小品文章。分为治学随笔、学林散记、日记书信与口述自传等系列，多为后人精心整理或坊间经年未见的佳作。希望这些短小而精美、灵性而深邃、言简而隽永的吉光片羽，能帮助读者领略名家学者的点滴妙悟、雅趣文字，一窥学术经典背后的丰富人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神州自古煥文章李杜之業何煌煌  
蜀山篔簹翠水滄浪其間乃有青蓮  
之館浣花之草堂遊人到此仰輝光  
古今入望思何長盛唐育李杜李  
杜光盛唐今人思古不忘祖祖望子孫  
能頡頏昔賢往矣史留芳後賢繼美  
有新章江山佳氣無窮盡新史會  
有新盛唐

李白紀念館成立紀念 余冠英



煉室

## 目 录

说 雅 .....	1
四言、五言和七言	
——谈古诗的体裁 .....	20
《中国古代山水诗鉴赏辞典》序 .....	37
《诗经选》前言 .....	40
关于改诗问题	
——讨论《诗经》文字曾否经过修改的一封信 .....	82
关于《陈风·株林》今译的几个问题 .....	103
乐府歌辞的拼凑和分割 .....	111
汉魏诗里的偏义复词 .....	126
论蔡琰《悲愤诗》 .....	134
曹操的两首诗 .....	149
建安诗人代表曹植（一九二至二三一） .....	156
吴声歌曲里的男女赠答 .....	174
说鲍诗 .....	186
李白纪念馆成立纪念 .....	187



诗论十首 .....	188
题 诗 .....	191
编者按语 .....	192

## 说 雅

“雅”字一向被用作品评诗文的重要标准，如今亦尚未废弃不用，虽然有人以为这个字的意义已经“堕落到令人憎鄙的地步”了。

假如现代人有鄙弃“雅”的事实，并不足怪，今人对文学的观念本不必同于古人，古人重视的标准自亦未必适用于现代。对古人的东西重作公平的估价正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雅”的涵义颇不简单，这个字又经人用得太多，如不加深察，误解是很容易发生的。据说“有人把寒酸看做雅的唯一条件”，或“与不循规例不守法则的人成为联想”，便完全是误解的结果。

又如一般人以古字为雅，今字为俗，“书语”为雅，“口语”为俗，似乎“雅”、“俗”之别就是“古”、“近”，“文”、“白”之分。胡适在一首白话诗里曾说“文字没有雅俗”，便是否认这一种雅俗的区别。其实这并不是雅俗的主要意义，更不是雅俗的全部意义。如以为“古”就是“雅”的唯一条件，纵然不算是误解，也该算是浅解了“雅”字。

我们如要对“雅”字作一番公平的估价，断定它是否还配继续作一个品藻诗文的准的，首先该将“雅”的意义作一番分析。

撇开最琐屑的部分不论，我们至少可以举出八个字来代表雅的重要条件，这八个字是：

(一) 正 (二) 高 (三) 精 (四) 博  
(五) 深 (六) 重 (七) 闲 (八) 和

以下顺次作简略的说明。

(一)“正”是“雅”的本义，《论语》道：“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雅言就是正言。荀子道：“君子安雅。”（《儒效》篇）安雅就是守正。皆有汉人

的训解可据。

颜之推说：“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家训·文章》篇）因为滑稽近于诡譎，诡譎是不正，所以不是雅。

司马迁说：“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史记·五帝本纪》）因为关于黄帝的传说大都傅会神仙，不免荒诞，荒诞亦是不正，所以是不雅。

因为雅就是正的意思，所以雅的条件是守规矩，中绳墨。对于做人和做诗文而言都是这样。做人的规矩绳墨是“礼”，《抱朴子·刺骄》篇说：“处礼废之俗，乃知雅人之不渝。”可知守礼不渝的君子，便是“雅人”。文章的规矩绳墨包括体制格律等等，我们常见古人说什么“正体”、“伪体”，“雅体”、“俗体”，“正”、“伪”之分也就是“雅”、“俗”之辨。文章能遵守传统的体制格律者，便是正宗，也就是雅品。选《宋七家词》的戈载论张玉田道：

玉田之词郑所南称其飘飘征情，节节弄拍；仇山村称其意度超玄，律品协洽，真是词家之正宗，填词者必由此入手方为雅音。

可知填词如不守格律便不得为“正宗”，也就不得为“雅音”，文学各体可以由此类推。

雅的诗文既是注重传统的格律的，便不能不以古人的作品为规范。历来文人多数尊经崇儒，所以最高的文章规范便是经传。刘勰说：

经为式者自得典雅之懿。（《文心雕龙·定势》篇）

又说：

典雅者，镕式经诂，方轨儒门者也。（《体性》篇）

黄庭坚说：

惟唐虞三代典、谟、训、诂，春秋战国士大夫之词令，最为古雅。（《与王观复书》）

“古”“典”何以与“雅”发生不可分的关系，可

以从这里得到一个解释。

(二)“高”、“雅”常常连言，犹之乎“雅”、“正”常常连言。“雅”和“高”连在一起的时候，意思往往没有什么分别，常言“高人雅士”，实际只是指一种人士；“高情雅致”也只是指一种情致。

高是“度越流俗”的意思，“度越流俗”也是雅的条件。朱熹《答巩仲至书》道：

要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思，则其为诗不期高远而自高远矣。

这里以“世俗”和“高远”相对，可知“高远”代表着什么意义。方东树《昭昧詹言》道：

尝见后世诗文家亦颇有似古人处，而其他篇或一篇中忽又入以极凡近卑陋语，则其人心中于古人必无真知真好，故不能了然于雅俗之辨。

这明是以“凡近卑陋”为俗，而以“凡近卑陋”的反面为雅，“凡近卑陋”的反面自然是朱熹所说的“高远”了。

雅俗的标准本是随着智识的高下变的，如凭智识程度将人分为若干级，则下级的人所欣赏的文学艺术，上级的人往往以为不够雅，更上级的人必更以为不够雅。所以最称得起“雅”的，必是最不切近于流俗的，换言之，就是高出于“一般”的水准的。所以就此一义说，“雅”、“俗”两字可以拿现代人口头的“高级趣味”、“低级趣味”来翻译。

“高”的标准，在古人已不一致，在文学上，大致有两种高，一是“高华”，二是“高逸”。前者以曹子建诗为代表，后者以陶渊明诗为代表，两者均不失为雅。王士禛《香祖笔记》称“徐常侍诗文都雅，有盛唐承平之风”，是前一种雅；高棅《唐诗品汇》谓孟浩然诗“清雅”，是后一种雅。李东阳《麓堂诗话》云：“富贵人焜煌瑰玮之诗，谓之台阁气；贫贱人高逸恬淡之诗，谓之山林气，作者或穷或达，于此二气必有其一，方是真诗人。”台阁与山林都是中国士大夫看得很高的地方，所以这两种气都不妨害诗文之为雅。

（三）“精”与“粗”相对，“雅”与“粗”也相对，李密庵《半半歌》“半雅半粗器具”是其例。用作诗文评语，“精”字每与“雅”字相连，如《文心雕龙·才

略》篇云：“张衡通贍，蔡邕精雅。”和精字意义相近的字亦常与雅字相连，如“雅致”、“工雅”等等。与精字意义相反的字则常与“俗”相连，如“粗俗”、“俗滥”等等。

袁枚《随园诗话》云：“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否则俚鄙率意矣。”这里以“率意”与雅相对，率意正是精炼的反面。本来诗文粗制滥造是俗的因素，反过来，精致乃是雅的条件。所以同是韦应物的诗，司空图称为“精致”（《与李生论诗书》），白居易称为“高雅”（《与元九书》）。同是王维的诗，《唐诗品汇》称为“精致”，《岷佣说诗》称为“雅澹”。“精致”本是雅的一助。《文心雕龙·体性》篇云：“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裁密思靡”正是精致之谓。

和“精”容易混淆的是“巧”，巧却是能伤雅的，《诗镜总论》评刘长卿“鸟似五湖人”句云：“语冷而尖，巧还伤雅。”大致锻炼的工夫施于大处便是“精”，用于纤细末屑处便是“巧”。所以“大”与雅的关系也很密切，在下文就要论到。

（四）“博”有“大”义，雅也有“大”义，《世说新语》有“雅量”一门，雅量即是大量。“博”与“雅”



相连成词是常见的，多识广闻谓之“博雅”，如《楚辞章句》谓淮南王“博雅好古”。量洪识大亦谓之“博雅”，如《三国志》载诸葛亮谓姚掾“并存刚柔，以广文武之用，可谓博雅矣”。

对于人品而言，像黄宪那样“汪汪若千顷波”方不愧“雅流”。对于诗文而言，有这样汪汪千顷的气象，也没有不雅的。《诗眼》引黄山谷的话道：

庭坚因莘老之言遂晓老杜高雅大体。

老杜的诗体所以为高雅，和这个“大”字极有关系。（《唐诗别裁集》谓杜甫诗“如大海之水，长风鼓浪，扬泥沙而舞怪物，灵蠢毕集。别于盛唐诸家独称大宗”。）假如我们举李、杜、韩、苏和四灵、江湖作比较，问一问何者为雅？答案大概不会有两样。二者所以有雅俗之分，并非由于古近不同，而是因为“大”、“小”悬别。

“大方”是雅的别称，而“小气”是俗的异名，在寻常俗语中已见出博大和雅的关系了。

（五）王充《论衡·自纪》篇云：